

罗马确立愿景——第十七号

十四万四千人的最终筛选：兽像的预言性考验

Jeff Pippenger

2024-09-24

蒙召列在十四万四千人之中的人,如今正处在最终的筛选过程中;而这过程是一场以兽的像之形成为依据的考验.考验从神的家开始,因为审判总是从神的家起首;随后,神其余的群羊也要面对同样的考验.或许,在兽的像的形成上,最显著且最重要的预言性特征就是:它会发生两次——先在美国,再在世界其余地区.就预言而言,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兽的像乃是兽的像的最终显现;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的兽的像之前出现的任何关于兽的像的预表,不过都是本体的影儿.

2001年9月11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了.那一日期曾被1840年8月11日所预表;当启示录第十章的天使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降下时,他宣告对新教的审判已经展开.神无论审判谁,都会先行发出警告;而对米勒确定时间的方法的印证,又为他关于第二次再临之审判的计算增添了分量.自1840年8月11日起,新教的考验已经开始;到1844年,新教已成为罗马的众女儿.1840年至1844年的时期,预表了自2001年9月11日起直到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的时期.

那两个时期也以从耶稣受洗、圣灵降临之时直到十字架的这段时间为代表.那三个时期都以洪水来临前赐给洪水前世界的一百二十年为预表.总有一则警告的信息,指明那段特定历史的审判.也有神圣的历史记载论及末后的日子中的这一特定时期.

挪亚传道了一百二十年,然后洪水的审判临到了.基督传道了一千二百六十日,然后十字架的审判临到了.施洗约翰的警告信息在基督受洗时被赋予能力,随后耶稣被引到旷野四十日.那四十日,以及四十日结束时随之而来的三次试探,都教导我们:一旦信息被赋予能力,其标志就是有神圣的记号降临,例如他受洗时圣灵的降临,以及启示录第十章与第十八章中两位天使的降临,这就表明一项考验的过程已经展开.当神圣的记号降临时,向当时被列为审判对象的人所宣告的审判信息就被赋予能力,而那一特定被审判的群体也进入一个只在他们恩典期结束时才终止的特定时期.

耶稣的线表明有两个作见证的时期.第一段是祂亲自作见证的一千二百六十天;随后是祂在门徒中间的见证,又持续了一千二百六十天,直到司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

“于是,天使说:‘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七年].’在救主开始其事工之后的七年里,福音要特别传给犹太人:前三年半由基督亲自传讲,随后由使徒传讲.‘在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但以理书9:27.公元31年春天,基督这真正的祭物在各各他被献上.那时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表明献祭礼仪的神圣性与意义已然离去.地上的祭祀与供献该停止的时候已经到了.”

那“一周”——七年——于公元34年结束.随后,犹太人借着用石头打死司提反,终于为他们对福音的拒绝盖上了印记;那些因逼迫而四散的门徒“往各处去传道”(使徒行传8:4);不久之后,迫害者扫罗悔改归主,成了保罗——外邦人的使徒.历代愿望,233.

挪亚、基督、米勒派以及十四万四千人的预言线,都见证了这样一个时期:特定的目标群体因一则警告的信息而受考验.信息得以加力标志着试验期的开始,而这段试验期最终以该目标群体的恩典期结束而告终.在耶稣的预言线上,可以辨识出两个见证的时期.这两个见证的时期预表了两道警告信息:第一道由2001年9月11日降下、应验启示录18:1-3的那位天使所代表;随后是启示录第十八章第4节及其后经文中的第二个声音.

因此,在为警告世界而进行的最后之工中,向众教会发出了两个明确的呼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大城,因为她使万国喝了她淫乱烈怒的酒.”而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喊中,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她里面出来.”
«评论与先驱»,1892年12月6日.

第一阶段是从神的家起首的审判;随后,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第二个审判阶段随着从巴比伦出来的警告而开始.基督自受洗至十字架的那条时间线,代表从2001年9月11日直到美国的星期日法令,而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开始,直到所有国家都被迫接受星期日为全球敬拜日的这段时期,则在最后一个国家屈服之时结束.

这段时期始于美国的主日法令,并在最后一个国家向教皇权势屈服之时结束.第二个时期的开始标志着第一个时期的结束,而且两者都有主日法令,这些法令先前已在罗马的见证中被预表.公元321年的第一道主日法令,是借着异教罗马的权威而促成的.借着罗马教廷权威所促成的主日法令,以公元538年为代表.美国的主日法令以321为象征,强加在最后一个国家身上的主日法令以538为象征.美国的主日法令标志着警告信息的来临,而这信息随后由那面由以色列被赶逐者组成的旌旗宣告.

那个路标是公元321年,它标志着关于星期日问题对万国考验时期的开始.那一时期在最后一个国家向罗马屈服之时结束,而这一事件由公元538年的路标所预表.从公元321年至538年的时期,是由从十字架直到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那段时期所预表.司提反正被石头打的时候,他看见基督在天上的圣所中站立,这预表在人类恩典期结束时米迦勒站起来.

2001年9月11日标志着第十八章前三节警告的到来;女先知怀爱伦曾作出预言:当纽约市的高大建筑被上帝一触即倒时,那三节经文将会应验.这一天也以«爱国者法案»为标志;对于那些愿意看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记号:英国法律所主张的“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推定无罪”的原则,被搁置而让位于罗马法,后者主张“在被证明无罪之前推定有罪”.

«爱国者法案»标志着老底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进入审判的开端.那一时期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时结束.那些成功度过那段筛选时期的老底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将要传出第十八章第四节的警告信息,这一阶段以最后一个向罗马屈服的国家的告终.那一时期始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终于最后的星期日法令.

如果我们误解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兽有两个像,而且这是根据两位以上见证人的见证所认定的,那么我们就误解启示录第十八章前三节所代表并于2001年开始的工作,以及第十八章第四节所开始的工作.

当我们采用怀特姐妹对1888年«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述天使降临的直接认定,并注意到她又以将来时描述同一位天使时,我们就会发现,1888年预表2001年.那位在«启示录»中以祂的荣耀照亮全地的天使,于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的会议上降临;当纽约市的大楼倒塌时,祂又一次降临.

从基督受洗直到被钉十字架的时期、从1840年8月11日到1844年10月22日的时期,以及挪亚的一百二十年时期,构成了审判时期的三个见证.1888年为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所记录的叛逆的显明作了见证,而挪亚则表明,圣灵从那些拒绝这信息的人身上被撤去.洪水前的人们的叛逆,以及1888年教会领袖的叛逆,都与摩西历史中可拉、大坍和亚比兰的事件相一致;天使曾告诉怀爱伦姐妹,这一情形正在明尼阿波利斯重演.

从美国«爱国者法案»直到美国的星期日法令,这段时期是处于老底嘉光景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考验期.对那宣告他们受审判的警告信息的反叛,标志着圣灵的离开,因此强烈的迷惑便倾注在那段历史中的邪恶愚拙童女身上.这场反叛的焦点是那位受拣选的使者,代表人物有挪亚、摩西、琼斯与瓦格纳两位长老,当然还有怀爱伦姐妹.对那段历史中的警告信息及其使者的反叛,是基于十童女比喻历史中的“油”.

那些传讲警告信息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油”,而这“油”也就是这警告信息.因此,这两类人的区别,是由对预言解释规则的正确应用所产生的;这些规则是第一和第二位天使运动中的人所采用的,即米勒的解释规则,以及第三位天使运动所采用的预言解释规则.

被称为“兽像的形成”的那项考验,因此必然是与神的预言话语中兽像如何形成有关的考验.

从2001年的美国«爱国者法案»开始,它由1888年的布莱尔法案所预表,而1888年的布莱尔法案又由1776年的«独立宣言»所预表,而1776年的«独立宣言»又由基督的受洗所预表,而基督的受洗则预表了1840年8月11日,这一切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审判的考验过程始于一个得着能力的警告信息,这信息必须从天使手中取来,然后吃下去.

将美国认定为“你民中的强暴者”的预言性教导,在其逻辑上混淆了若干要点,而这些要点往往正是确立“兽像”形成各个组成要素的最直接经文依据.说明这一考验具有预言性质的一种方式,是运用预言的基本规则,来表明这样一个真理:只有当你接受“你民中的强暴者”这一象征所指的是罗马时,这个真理才能被理解.

这幅图示取自复临运动内部的五条历史线,其中曾发生过关于将罗马作为象征的争议.我们如今处于这些有争议的历史中的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六个,而当前的争议与1843年图表上所呈现的争议完全相同.

如果你正确运用预言的规则,就不难看出这一真理.需要运用的一条预言规则是:象征往往具有不止一种含义,而它们在某一段落中的意义应由该段落本身来确定.叙利亚王安提阿古三世(大帝)应验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的战役;他又在第十一、十二节应验了拉斐亚之战;并在第十五节应验了帕尼翁之战.1843年图表所呈现的米勒派争论在于:错误的新教观点认定“强盗”是安提阿古·埃皮法涅斯,同时也坚持“强盗”是罗马的象征这一真理.

第十至第十五节最先在安提阿古三世(大帝)的历史中应验;因此,那些经文以及随后在历史上对那些经文的重演,为这些经文在末后的日子得以应验提供了两个见证,因为所有先知谈论的更直接的是末后的日子,而不是他们所生活的日子.

除了那条关于先知见证应当应用在哪里的既定规则之外,我们还有怀爱伦姐妹的直接记载:

“在应验这预言[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时所发生的许多历史,将会重演.”

安条克三世大帝代表美国,作为教皇罗马的代理军队.

新教徒认为那些强盗预表了另一位安条克,而米勒派则知道那是罗马.

目前,一方把美国认定为那些强盗,另一方则持守这项根基真理.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条原则:符号可以具有不止一种含义,并且其意义应当依据其被使用的语境来确定,那么把美国认定为“强盗”,就与新教徒把安提阿古认定为“强盗”的做法相对应;不过如今,安提阿古成了末后的日子里美国的象征.

这段文字的语境直接在探讨哪一种权势自我高举以确立这异象,因此把重点放在这一事实之上是正当的.这种强调有许多见证为据,因为在关于将罗马视为象征的争论的其他历史脉络中,也确认了同一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处于错误立场的人无一例外地把美国放在罗马的位置上.然而,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符号可以具有不止一种意义,或者你虽这样认为,却因缺乏实践而对这一规则没有充足的信心,那么你几乎不可能跟上接下来要应用的逻辑.

每一种有两角的权势在末后的日子里都代表美国.法国是由所多玛和埃及所代表的双重权势.伊斯兰也预表美国,因为美国相对于教皇权势(即耶洗别)是那假先知.美国是在希罗底辖制之下的撒罗米.巴兰也是假先知的一个象征,尽管他的故事比仅仅是一个假先知要复杂.

巴兰在三次祝福以色列之后所记录的预言,以各种方式与伊斯兰教有关.驴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而你不可能把那头会说话的驴从巴兰的故事中剔除.那些从东方前来朝拜婴孩耶稣的博士,是由巴兰的预言所引导的.启示录第九章的三个“祸哉”中的伊斯兰教,代表假先知穆罕默德.

如果你明白象征可以有不止一种含义,那么你无疑也会明白,许多真理重要到会用各种各样的象征来表达.确立这异象的那个象征是罗马的象征,因此,很明显,罗马会成为贯穿圣经预言的一个主要主题.罗马一个经典且早已确立的象征,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的北方王.那位走到结局、无人帮助的北方王,就是教皇权力、罗马教会、罗马的教皇、那不法的人.

在尤赖亚·史密斯的争论中,他主张第三十六节中的北方王是法国,而第四十节中的北方王是土耳其.法国和土耳其在不同语境中都象征美国;然而,正如新教徒一样,如今仍然如此,史密斯在这场争论中拒绝了承认北方王象征现代罗马这一真理,反而声称罗马的象征由作为美国象征的法国来代表,又进一步声称罗马的象征由作为美国象征的土耳其来代表.

现在的脉络包含三条主线:米勒派的历史、尤赖亚·史密斯的历史,以及当下.在上述每个例证中,都围绕罗马的一个象征存在争议;由于将罗马误解为美国的象征,这一象征被误用.

但以理书中关于“常献”之争的主线,同样强调对罗马象征之真理的反对,尽管这段历史中有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

尤赖亚·史密斯的预言模式的逻辑,使他的追随者误用《启示录》第十六章的第六灾.除了他在一个凡事都应当以属灵方式来应用的时期却试图把一切都按字面应用之外,史密斯在应用第十六章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不能看出龙、兽与假先知这三重联盟的特定结构.由于用出于私意的解读取代这些象征的真实含义,史密斯的逻辑使人无法辨认这三重联盟是如何形成的;而它如何形成,正是“上帝子民所面对的重大考验,其永恒救恩将由此决定”.

对罗马象征的误用,是撒但企图阻止上帝的末世子民看见的不仅是现代的罗马,也包括现代罗马是如何形成的.认清联合国、教皇权与美国联合所具有的预言性特征之必要性,事关永恒的后果.

在《但以理书》中,有一个特别的考验,强调认识这三种势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在《启示录》中也有另一个特别的考验,强调完全相同的要点。《但以理书》中的“常献”一词,威廉·米勒在研读《帖撒罗尼迦后书》时理解为异教罗马,米勒从《帖撒罗尼迦后书》中关于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之间先知性关系的描述得知,“常献”是异教罗马的象征,因此,“使荒凉的可憎之物”就当指教皇罗马。

不过,我们所强调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将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之间的关系置于这样的语境之中:其中教导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两种权势之间的关系,你就会落入大迷惑,并且永远丧失。

这与第六灾的警告相同:那里不仅有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指的是异教罗马——和兽——在那段经文中就是“那大罪人”——,而且在第十六章还出现了假先知。该段经文强调,认识构成现代罗马三重联盟(也就是现代巴比伦)的诸权势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围绕“the daily”的争论所涉及的正是同一场末日争端,但它通过强调理解构成现代罗马的三股势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来拓展对这场争端的界定。拒绝看见这真理,必将以强烈的迷惑为报应。

在当前的争议中,那些将美国认定为强盗的人似乎连这样一个道理都不愿意承认:美国被一再描绘为从属于教皇权势,而非教皇权势本身,这件事为何重要。基本的常识认识到,在政治、历史、婚姻以及圣经预言中,掌控关系的那一方被视为“头”,而这个“头”才是那位为确立异象而自我高举、随后又坠落的一方。

把美国认定为“强盗”的那套逻辑,无法套用于公元321年至538年间所呈现并随后应验的那段历史。在“那不法的人”被显露之前,美国的象征必须退场。“那不法的人”将在末后的日子里再次被显露,而在他显露之前,美国必须先退场。

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并不把美国认定为现代罗马;它表明国难已经临到,并且美国已经完全与公义断绝关系。当美国因星期日法令而背道时所显明的“现代罗马”,就是教皇权势;就在那时那地,它刚刚征服了它的盟友——假先知。

《但以理书》中的“常献的祭”及其与威廉·米勒的信息之间的关系,以及米勒的理解源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意义,和在第六灾中要看守衣裳的警告,都指出了那些争论中用以应对当下问题的要素。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末后的日子的警告,是关于一类人:他们把美国视为一个象征,却拒绝接受那揭示美国与教皇罗马关系之亮光的引导。这样一来,他们将看到的关系不仅限于教皇罗马与美国,还包括联合国——启示录第十六章所称的龙的权势。

正如怀特姐妹指出的,Uriah Smith、A.G. Daniells 和 W.W. Prescott 都无法由因及果地推理;同样,那些拒绝让上帝的先知性话语借着其对末后日子这三股势力关系的阐述来引导他们的人也是如此。

如同最初的、当前的以及乌利亚·史密斯的争议一样,关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和第六灾中所呈现的三股权势之间关系的争议,表现出一种指向美国的私意解经,却拒绝看见美国某些预言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本会揭露他们错误的观念,并可能把他们带入光明之中。

2001年9月11日之后,关于«约珥书»中四种昆虫的争议兴起了.事实是,这些昆虫代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处于老底嘉状态的教会,因引入天主教与背道的新教神学而在属灵上逐步衰退.再一次,对这四种昆虫的正确应用所指的是罗马,但私意解读却称那是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是一个假先知的象征,因此也是美国的象征.逐条逐条地,我们刚刚谈到的复临历史中的这些争议,都指向同一个真理.

错误的一方凭四个见证,认定强盗就是美国;而凭两个见证,错误一方对美国作为象征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上帝末日将被算入十四万四千人之内的候选者,如今正处在一个预言性的考验之中.这不是一个只需为这边或那边投上一票就能完成的考验.只有准确应用预言的规则,才能真正正确地通过这项考验.为了让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唤醒祂末日的子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研究不够深入,祂容许异端被引入.

这一运动内部出现异端的事实表明,我们在预言解读规则方面的个人能力比应有的要弱.罗马确立了异象,而末日的异象就是北方之王最终的兴衰.那位“王”也是“不法之人”,而“不法之人”就是“不法的奥秘”,也是“那恶者”.他就是敌基督,他被象征为“你民中的强暴人”,并且他是现代罗马的“头”.

在对话语的理解上产生困惑、看不明白敌基督含义的人,必定会把自己置于敌基督一边.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与世界同化,但以理正站在他分上、在他的位置上.但以理和约翰的预言应当被人理解.它们彼此阐释.它们把人人都应当明白的真理传给世界.这些预言要在世上作见证.借着它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的应验,它们会自己解释自己.克雷斯文集,105.